

合肥縣志卷第三十二

賜進士出身廬州府合肥縣知縣左輔纂修

集文第二

碑記

同食館記

唐陳鴻

合肥郡城南門東上曰同食館梁柱朽蠹軒戶欹傾

落棟折風雨雪霜賓不可宿太守陽平

華月歲向熟民且閒陶瓦於原

新塢迺豐賓堂迺我前軒怒梅

高簷騰掀階間容揖讓楹

間容將吏左右爲寢室更
華東西廂複廊直榭又西
大中厰作南門容旌旗駟馬

李字亭亭北列朱檻面城甬其下淤溝開導
通水因古岸植竹樹爲風月宴遊地東南自會稽朱
方宣城揚州西達蔡汝陸行抵京師江淮牧守三臺
郎吏出入多遊郡道是館成大賓小賓皆有次舍開
元中江淮間人走峭函合肥壽春爲中路大厯末終
蔡人爲賊是道中廢元和中蔡州平二京路復出於
廬西江自白沙瓜步至於大梁斗門堰埭鹽鐵稅緡

諸侯權利駢指於河故衣冠商旅率皆直蔡會洛道
路不第賓至授館亦諸侯之事路君以家行文學知
於朋友以端方沈默官御史府以詳明典故爲尚書
郎以通知政術爲合肥郡太守質平訛心風俗丕變
民知敬道吏不敢欺先年郡米數萬石輸揚州舳舻
相繼出巢湖入大江歲爲風波沈溺者半迺於湖東
北岸築舉里作厓廩三十九間州東兩邑人米於此

沙人不勞水無害復他邑館

皆樂成昔左邱明傳經因
使之稅因同食館及路君

盧山以往振虞食大和三

庚子十日辛丑記

宋歐陽修

浮槎山其事出於浮圖老子之徒荒怪誕幻之說其上
有泉自前世論水者皆弗道余嘗讀茶經愛陸羽善
言水其後得張又新水記載劉伯芻李季卿所列水
次第以爲得之於羽然以茶經考之皆不合又新妄
狂險譎之士其言難信頗疑非羽之說及得浮槎山
水然後益以羽爲知水者浮槎與龍池山皆在廬州

界中較其水味龍池不及浮槎遠甚而又新所記以龍池爲第一浮槎之水棄而不錄以此知其所失多矣羽則不然其論曰山水上江次之井爲下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言雖簡而於論水盡矣浮槎之水發自李侯嘉祐二年李侯以鎮東軍畱後出守廬州因遊令後登蔣山飲其水旣又登浮槎至其山上

變蓋羽所謂乳泉漫流者也飲之而得得其事跡因以其水遺余於賢賢矣夫窮天下之物無不至至於蔭長松藉豐草聽山

世山林者之樂也而山林
其心或有欲於心願力不
獲樂於斯彼富貴者之能致
其本而兼者惟山林之樂爾惟富貴者而不
兼然後賀賤之士有以自足而高世其不能兩得
亦其理勢之然歟今李侯生長富貴厭於耳目又知
山林之爲樂至於攀緣上下幽隱窮絕人所不及者
皆能得之其兼取於物者可謂多矣李侯折節好學
喜交賢士敏於爲政所至有能名凡物不能自見而
待人以彰者有矣其物未必可貴而因人以重者亦

有矣故予爲志其事俾世知此泉發自李侯始也

包孝肅公墓記

林至

至爲淮西從事之三月始得再拜謁孝肅包公墓下
嗚呼慶厯嘉祐之間何其盛也仁宗皇帝以天地高
厚之德平治天下而又延登耆雅容納忠讜維時孝
肅公危言世論排斥權倖切劘治道而扶持國本者
幾年其臨政明不可欺剛不可撓公不

在士民間其風采猶知起敬
更兵火子孫流離故宅廢
城十五里所謂東邨原者

墓七里每春秋教授縣令

年封荒頽宰木剪拔擔夫牧

其墓田欲奪而有之嗚呼以

忠賢葬土而施乃爾豈天道邪或兵革之後未能

遽復耶教授丁君端祖縣令潘君友文相與鳩工斂

材次第修治會部使者王公補之來攝帥事卽以間

之公爲之惻然不踰月斥公帑助其役費繚以周垣

方一百五十五步蓄剔棘蓬植藝松檜祭饗有堂墓

道有門碣墓記藏雖不復存立表署行往來其下者

皆知爲孝肅公之墓瞿然知敬風動一鄉而又正其

墓禁直其田之訟歸之包氏使歲時奉烝嘗所以竭
虔安靈者厚矣嗚呼仁人君子固有不幸而不能保
其後者也世人不察諉以天道報施之不常以起爲
善者之懼而不知君子之澤雖曰五世而斬至於流
風餘韻間者爲之興起孰使之然哉扶持風化調護
其墓系

吾人責也可舍此謂天道是邪非邪公
蓋嘗命之官今雖老不能仕而州
司獨爲包氏計耶風化所係
成於公墓而且屬筆以記
此不復論姑序其本末以

者之在王

可以惠於人則死也亦有以

韓元吉

懷其心故雖里巷匹夫思慕不能忘此豈或使之然哉惟其名久而行愈彰身亡而道益著百世下如一日也故古之爲治者於一鄉之賢一國之望必尊禮而敬事之或不可見則亦謹視其墓域嚴共其廟貌非觀其威靈禍福也所以興起其俗而動化其民使知賢者之不泯也宋有直臣曰包孝肅公廬之合肥人也其在廟堂不能一歲而薨而其鄉人至今祠公

於節婦臺下節婦者公之子婦崔也舊宅毀於兵火而表臺巋然獨在棟宇卑陋士民欲新之久矣淳熙八年武節大夫延侯璽安撫淮西旣再歲民和政成始爲宇寓公之像於中而肖其夫人張與子及婦於後上位貌顯設儼若家庭侯則又曰忠肅馬公亦是傑也與公皆家合巽皆嘗典其鄉郡稟有惠愛

是像於

博士書生以時奠其墓矣顧其祠

者於是卽其傍規地以建忠

其立朝本末與崔氏之事

乃以廬人之意請爲之記

志

察

正敢言辨忠邪詆權倖犯

四降爲難而元吉獨歎其初

豕取士用人未得其實歲賂

禦邊策宜選將練兵以爲邊備此誠知天

下大計爲萬世慮者忠肅公智畧明敏雖不致於用

然識諸名公於未達自呂文靖田宣簡宋元憲陳恭

公而下期以輔相號知人之鑒其裁剔煩劇縱釋逋

賦破械脫縛全活註誤前後千有餘人領麾符者凡

十有七善政固多而元吉獨歎其在長沙日亡命卒

剽掠爲患有捕而殺之者吏坐以死公貸之曰是爲

民除害也逮移江寧行次九江屬歲旱民饑湖湘漕
米適至公移文守將發以賑民曾不問其可否真識
權知變而善任事者非世俗拘攣之比也今延侯膺
一道之寄來治於廬乃追美二公輪奐其祠以慰其
鄉閭之思是將興起其俗以道其孝弟忠信能合於
雅興二公志其大者書而揭諸祠下庶幾
不徒紀其歲月而已也淳熙九年

人記
縣學

元
揭傒斯

賜額景賢書院至元四年

子殿卑陋弗稱將改作倡

總管三寶泊寮佐皆助於上

白部使者作殿四楹廣三十

部之好

尺有壽深亦如之基崇四尺殿之崇倍其基之七後

建講堂四楹前爲櫺星門其東室以祠宋樞密副使

給事中包孝肅公西室以祠太子少保馬忠肅公數

文閣直學士王定肅公所謂三賢者也又易其木石

之朽壤新其朽鏤之漫漶庫庾庖廚咸當程度費不

出於公府不斂諸民間是年七月訖工同知泗州事

進士余闕僑於是州以其士民之意來京師謁記維

夫子道德高厚教化無窮蔑以加矣尊而祀之百王
所同我元自太宗定幽薊首遣近臣之俊彥者學於
薊之舊學世祖一天下興崇儒術成宗加封夫子之
號仁宗開明經修行之科娓娓乎太平之盛舉故天
下之郡縣莫不奔走承命而廬州獨能經營書院之
素備於

半廢

罷之時可謂識爲治之本學者不可

怠況邦君作興如此哉於

賢者奮乎百世之上用其一

爲時名臣遺像儼然餘澤

三賢之所至則而倣之又

所以學則夫子之門壇或
所以望於諸生者顧不在
著其說拜住君前湖廣行省
州亦嘗經理文山書院云

青陽山房記

程文

青陽山房在今廬州東南六十里巢湖之上因山以
爲名合肥余公讀書處也余公未第躬耕山中以養
其親卽田舍置經史百家書釋耒則卻坐而讀之以
求古聖賢之學是時未有青陽山房之名也及出仕

不忘其初乃闢其屋之隘陋而加葺焉益儲書其中
冀休官需次之暇以與里中子弟朋友講學於此始
有青陽山房之名然而未有記也文客京師謁公於
翰林辱不鄙而與之論學因及青陽山房之事屬以
記固辭不獲退而思之余公世家武威生長淮西武
風俗以馳馬試劍爲雄淮西在宋時爲極邊其民

擢

博

賴國家承平偃武修文未百

年

間

章政事遂煥然爲世所宗青

陽

山

然則一田舍爾故地不自

廢

園

學而賢甚矣人之不可以

也非以自私也欲與學者

公之教皆曰青陽山房多

成四方之士慕余公之義莫

不曰青陽

書學之者眾吾其游焉讀書而有

成後來繼今聞風而起者又若是將見賢才濟濟出

爲邦家之光青陽山房傳之不朽矣豈不盛哉此記

之所爲作也若夫湖山之勝深者涵雲天高者薄霄

漢蛟龍之所蟠虎豹之所蹲怒而爲風喜而爲雨聲

色動植之物陰晴明晦之變古人之所爭今人之所

賞遺墟與境可喜可愕則又青陽山房之奇觀也當

有明公顯人妙能文辭者遊而賦之記不備錄余公
名闕字廷心至順癸丑進士及第初命泗洲同知擢
翰林應舉遷刑部主事復入翰林爲修撰拜監察御
史轉禮部員外郎出爲湖廣行省郎中徵入集賢爲
經歷尋改翰林待制今爲浙東廉訪云至正十年七
月

康誥

卷之四

廉訪

巢湖之神廟在金陵台
南河有廟亦刻此碑

明宋濂

化施陽斂陰日月爲之卻
伯威聽其命令而效職獻

師

徐將軍

都金陵伐亂討逆遣將出

城大邑無不降順時則有

將軍烏程人晉時行賈江淮

間道廬之興遷溺死死而爲神巢民奉之甚謹上初

渡江諸將多祀神舟中所向克捷或以事聞於上歲

戊戌某月命南安侯俞通源卽龍江盧龍山爲廟祀

焉擇清修道士汪與權駱德輝徐善誠三人主其事

及旣登大位之六年爲洪武癸丑九月大駕幸盧龍

時與權已化去詔德輝葺廟宇樹名木且敕改盧龍

爲獅子山德輝等承詔奉祀益恭甲寅某月復相與

建祠奉其教所謂玄武神於廟左殿堂門廡畧具咸以爲斯廟與國同興將軍之功格知帝主耿耿不誣其本始固不宐無考而玄武之祠威靈日著亦宐牽聯得書乃來請銘其銘曰帝興江淮賢豪景從叱咤而雷麾斥而風豈惟人同鬼神爭助水伯川君罔不

有湖神之所都陰翊王師鼉鼓龍旟敵城

兵暗褫其魄軍聲如霆日無
兵帝詢將臣成功孔速疑有
非惟戰功維巢有神實張
爵非所安俾其廟享龍江

以綏四方有廡有堂有筵

有凡神

木都人來觀天子聖仁天子

來言神

之威武洞於幾微以佑

明主上天聖象蟠合形佑我下民功尤難名竝祠

實宏精神上通合慶同體以贊化工時清歲康烽燧

不芒都人薦奠粢稷豆觴人神相依其德弗滔於千

萬年彌久彌昭

縣儒學題名記

江朝宗

洪武初天下郡邑皆建儒學而合肥縣學乃營於包
孝肅公祠堂之右大成殿兩廡戟門櫺星門偉然宏

觀先因學舍頗隘又西市鄰居爲明倫堂暨齋舍而
師生朝經暮史進而講授退而習隸咸有成績焉故
事由教而登名科第列仕版者皆勒名於石傳諸永
久而學之碑石久未具成化戊子監察御史天台陳
公選膺上命來董南畿郡邑學政首謂人才之育於
學舍選於科目黼黻皇猷笙簧治道厥係攸重不有
觀之方

而視之鹵莽焉滅裂焉又孰知
念哉郡守仁和朱公鏞乃俾
教諭廣平杜桓博考士之
洪武初以次序列之僉謂

本朝無事

用書後

者也

之道凡

見諸操履者

政欲以成其名耳然名一也而榮辱係

焉苟所行善則所成之名亦善聞之者必將起敬起

畏近而包孝肅公是已苟所行有未善則所成之名

亦不可僞而爲善孟子所謂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

改是已名之所成凜乎可畏如此不亦重哉後之君

子指而議之必有不可得而逃其實者矣由是言之

同年友也貽書來徵記願

子有云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

而名無聞焉則士之服習孔

先王遵所聞行所知措諸功業

見諸操履者政欲以成其名耳然名一也而榮辱係

焉苟所行善則所成之名亦善聞之者必將起敬起

畏近而包孝肅公是已苟所行有未善則所成之名

亦不可僞而爲善孟子所謂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

改是已名之所成凜乎可畏如此不亦重哉後之君

子指而議之必有不可得而逃其實者矣由是言之

名之所在信不可不慎如此而善惡攸判自當求勉其實以副立教者之本心也尚勸之哉

包公書院記

黃金

包孝肅公宋之名臣也其精忠直諫比漢汲長孺殆又過之視唐魏鄭公出處尤正其廉節冠一時趙清獻亦下世其載諸宋史者炳炳與日月爭光其

卓乎不可尚已第公爲廬人仕會爲心未能表章先賢以風一察御史陽城宋君克明來百廢具興謂鄉賢如公尤

知縣志

據

有洲舊爲浮圖氏之教所

之因相其地庀材陶瓦鳩工從

事

公像東西翼以夾室植竹木

水

四圍而前建大門其地峻疊石爲梯數

十無登焉題其額曰包公書院新傑偉麗過者爲之

改觀擇庠俊張福輩十餘人讀書其中而公二十四

世孫大章亦與焉太守嘗與祭畢謂諸生曰士學定

師聖賢若公乃表表焉百世可師者也吾欲汝輩

家行已則師公之孝立朝事君則師公之忠庶不

違新院之意福輩奉教惟謹間以書來屬言記之

乎爲政貴識大體不貴務末節嚴先生祠堂范仲淹
構之韓昌黎潮廟王滌新之以其所關者大也孝肅
之風聲足以廉貪立懦其有功於名教大矣不此之
重而務其繼可乎太守善教乃及於是有人以激人心
而勸風化可謂得其大體歟況其所費悉出自規畫
十_元無所經於民其才之長又有過人者繼自今廬之
望氣丕振

陳顯或以廉節著忠臣孝子之門
不由此舉基之是太守亦大
之

孟 玘

嶠龜坼苗日就槁民心皇

皇荒其

西陲之邇於是月廿有五日甲

午

趙神越明日乙未天乃雨丙申

及雨下酉

遠邇霑足槁者復蘇民大悅歡

管職道皆曰神之賜也時予命工建拜亭適成因名
之曰樂賜志神賜也今有受人之賜者雖一飯之微
亦思有以報之乃者之旱加以數日饑歉在目今茲
之雨轉凶歉而爲豐穰易愁歎而爲謳歌挈饑餒流
徙之民置之安飽之域神之賜如此其大亦將何以
報之於乎神豈責報於民哉夫以莫大之賜而不

其報是安民之樂之而不能已也雖然豈惟民哉凡有志於民者皆同其樂也春秋僖公得雨而喜蘇子於扶風以喜雨名亭是皆有志於民者夫閔雨與民同其憂喜雨與民同其樂此君國子民之道顧予何足以知此然禮旱而雩周公卿有田祿者祈甘雨以介黍稷禮神祈雨其來尚矣故予見一雨暘之爲虐

心補

言不致其誠而神亦無不應傳所

仁不誣矣後之有志於民者苟之賜又豈有終窮乎故書之

曰神之來兮靈雨沍神之

孟子

水長樂神賜之不能忘

前車

學記

楊一清

玉制

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

南之左太

是已而又曰無曠土無遊民食節

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施尊君親上然後興學何

哉興鄉學也夫學之設必始於國而教之則莫詳於

鄉所謂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紂惡者皆自鄉學始

則序術之建師正之司不輕而重也較然矣然自周

之衰子產不毀鄉校則已爲賢其毀者不旣多乎而

況秦漢以還學無定制若文翁者流則已甚異而敢

論其鄉社之備乎太祖御極之初命天下郡邑皆有
學至於今茲益而不替而社學之設亦著爲令其修
建與否則存乎其守令何如耳西充馬侯汝礪以刑
部員外郎左遷廬州判三年陟同知又三年陟專守
期月而事舉廢興慨然有志於禮樂之化曰此吾家
學

於一邦其郡若邑所莅學宮咸飾其所已
四庫書以資博洽而躬考較
之薦於鄉者四人第進士者
晉賀侯曰是特因其已成而
社學始論鄉社里各有學

故機所屬州縣谷新社學

其令孫紘勤慎而才授之以

六十四里里各有社學屋皆

屋而豪右

其館舍繚以周垣因以重門者若干清拓其所奪而

創造之者若干凡建於市者九於鄉者五十有五爲

屋凡若干楹土木金石等費凡用錢若干縉始工於

弘治十四年十月十日落成於次年三月三日官不

傷財民不違時於是擇可模範者以司教事選俊秀

以充學徒仍時視試較勸懲惰勤殆有比屋弦誦之

風而田夫野老聿興教子之心矣邑人懼沒侯之功
圖碑之孫令以書屬南京國子監助教戴君鏞曰君
頃教六安知侯獨深碑立君圖戴君乃述其事謁予
請記予惟今之爲政者簿書期會之外於學庠間能
奉上檄遵故事以塞責焉者亦以爲能而求其探本
於眾人之所未知奮志於故典之所未備用力於上
督責之所明爲侯者不甚難哉且其施爲次
所獨得遺意又如此予辱交於侯之
父少

而侯之昆仲並顯爲時所
家所獨得而施之一邦又

復

和表

禮記之外

夫禮者道終身之行若是而已
然侯之責典侯之教登侯之學
是以作聖之大功而勿啓之以
司徒之基本而勿忽之以閭巷
之禮政則鄉社之教庶幾其永終乎斯則侯之意而
予之所望者也故記之

廬州府繕修羣工記

林瀚

孔子修春秋凡於魯國宮門觀臺囿之作必謹而書
之傳曰重民力也然僖公嘗修泮宮復闕宮經皆不
書者蓋宮廟以祀先學校以教子弟二者皆爲國先

務雖用民力安可廢也後世職有司者坐視頽敝或
又竭民財力以飾美觀顧聖經筆削垂法之意何如
哉西川馬君汝礪以成化甲辰進士歷秋官主事員
外郎茂著聲績弘治癸丑坐累出判廬郡進二守再
進太守不三載政通人和四境大治爰集寮案若同
知中書張鐸通判嚴陵張韶桂林王政臨漳陳冕推

通曰城郭以衛吾民乃鳩工版築

奇高可二丈許浚濠一百六

七門翼樓燠然增新逾年而

民乃興廟學建尊經閣購

所著詩

已合

仁若宏濟若廣義博愛博惠

詩

令孫紘董其役增新者凡一百

餘楹又曰道路橋梁亦王政之不可廢者府之東通

衢南北有橋曰歲豐曰鎮淮曰惠政曰和平悉久壞

不治復出所節羨錢數百緡葺而新之昔宋眉山蘇

公軾嘗以龍圖學士出守杭州築湖堤三十里以遠

民害杭人德之立生祠以祀公汝礪蜀產也爲今少

宗伯崇崖先生之子爲考功主事汝載之兄文名政

譽媲美三蘇而遭際過之勲業所就視長公豈多讓
邪廬人思爲祠之未必無杭民之心南雍戴助教鏞
嘗爲所治六安州博知其事特詳請紀於石以示夫
將來太守名金汝礪其字云

繼樂亭記

是亭也廬郡太守建於城南用爲祀神齋所方未旱

甘雨霈然浹於四郊遂名曰繼

之樂也太守其賢乎哉予聞

金汝礪始擢守是郡其年春

丙士夫歌頌作焉舊冢宰

丙士夫歌頌作焉舊冢宰

夏旱

皇靈應

萬民

是年兩序以紀事逮今甲子

昔井澤涸而麥苗槁矣人心皇

播汝礪憂結於心悴形於色乃

之祠耆殆匝月仍設壇法漢儒董仲舒象龍燔殺以

禱復給俸費市庶品分造 每歲合胞知縣孫紘舒城

主簿何雍教授孫佐教 為詣諸名山大川明神

宮洞登告且孟龍潭水寅諸壇中罄竭精誠如此未

幾天乃大雨盡三五晝夜四境沾足麥秋已登而槁

苗勃然以興所謂天不遺新民旱而賜之以雨者寧

無所感然邪由是耄倪歌舞以占豐年之慶今同寅
崔一守曷陳郡判冕許節推暘僉謂太守德惠非載
諸金石後將何傳乃緘書徵予記予憶汝礪向者繕
修羣工爲利於廬也甚

記其事矣斯亭之記

又不可辭者昔先正曾南公在閩禱雨之文有曰麥
苗滿野得雨而成則民得繼其豐年之樂亭以繼樂

彌始之憂旱者憂民之憂今之

南豐愛民之誠蘇文忠公喜

走憂後樂之心古今一理曠

樓臺花石以樂己之樂者

新修
亭爲

前守孟公玘嘗以甘雨應
自築賜蓋取蘇公所謂樂於此

亭者

建今思之不忘夫樂賜者樂歸

施天

人亦同一理感應亦同一

心用建盡馬同一寶守也汝礪起而大用指日可期

安知後人思馬不猶今之思孟扶風之思蘇不猶閩

人之思南豐也哉庸記於石以爲後之郡守告且以

動其同民憂之心也

金斗驛重建記

楊 廉

廬郡號曰金斗驛隸郡故繫郡號郡號以金斗者志

謂其地於天文分野入斗度最多故耳然斗之所屬
甚廣未應一郡得以獨專或者以郡有金斗河亦猶
合甍之邑以淮甍得名未可知也驛舊在郡城東門
外淮浦渡之北涯實爲水驛洪武初太守潘君傑所
建至成化間太守葉君盛始遷今之接官亭鋪而以
合甍驛坡岡馬驛省入遂兼水馬至弘治庚申今太

卷一百一十五

於朝取四郡中原僉南京會同

城滁州之滁陽大柳樹鳳陽

復以增入蓋其所當之衝不

備南北兩京必由而雲貴

道節勞佚均煩簡以一郡

商律天

今郡在理當如是哉成化之

建星縣

樓過客心悸不敢止宿馬君於

建星縣

費撤其舊而爲之新凡所創儀

門三間正廳五間鼓樓爲間如門後堂爲間如廳廳

堂之前各列兩廡總之二十間其餘宅舍二十有七

間屋外繚之以垣垣外環之以池水種芰荷岸植槐

柳前臨通衢表以迎恩駐節二坊命陰陽正術方鉞

董之弘治乙丑孟冬落成二守豐城涂君斐然適至

郡卽以書抵廉曰茲役起去歲孟秋茲構成謂自金

斗有驛以來未見若是乎其宏壯也幸爲之記以垂
永久且曰馬君於郡若利與害罷行殆盡就其建造
下館而言如府治學舍如永豐預備二倉如包孝肅
書院如橋梁鋪舍無不繕完者矣廉得書讀之旣因
憶往無嘗爲馬君作修橋記益信馬君之言不我欺
也考遷王陵無所缺畧下至春秋如鄭子產田有封

而漆洧弗枉晉築銅鞮之宮

諸侯此又不足道者惟漢之

古橋梁道路論者謂其本立

鐵而井竈園涵無不修

世苟簡相尚知此者鮮矣
有涂君在二君同心協力主持
侯之治蜀可也廉素愛武侯吾
心如梓不
終身得力實在於此以根柢乎正大光明之業併以
質之二君以爲何如

重修關王廟碑記

楊循吉

有侯於昔而王於後者爵由壽亭進號義勇武安其
姓關氏蜀漢故將軍也以其忠烈之故沒後受命上
帝列爲明神神之得祀者有矣或以恆典制於司土

之吏惟王則自國都達天下莫不有廟而大江以北
尤盛由江之北王之降靈惟廬州府廟爲之最意者
是邦寬平舒遠沃野千里王時乘風雲而來下固其
所樂遊邪今太守西充馬公金初未第時感神於汴
途旣至廬若昔所夢綰章之年得奉朝命主司神人
顧視廟宇門牆廡闕禮亭溼下洞窗不施欹傾晦翳
泮渠淤塞

建除得故碑知王有輔國殄寇
朝夕必禱之急興作甫議會
爲茲治乙丑郡始獲稔爰理
俸之公首以俸倡民皆樂

其隆鴻中宜始事之明年天子紀

舉僚屬以牲醴告祠下父老具

太清書院
市善神之忠則有廟在解禦災扞患

則廬未嘗及然則宜何居有縉紳先生曰鬼神惟能
錫報故民從之不然其無解視乎故是役也公以之
報民以之祈祈報不失然後福祿交至而上下同慶
請以是書之公曰然僕時方寓廬忝命執筆乃以其
事碑之廟中而別詳夢感於陰系以銘曰繫晉帝胄
欲振炎綱桓桓亭侯王室是襄威懼華夏激烈慨懷

雖有名將亦莫敢方元精不淪炯焉若在帝以爲英
俾職攘害掀髯風馳霄漢罔闕由元達明王封顯載
馬侯在昔舍乎汴圻夕與神邁金甲而威先告不爽
果亞羣魁旣守廬江廟實在境無德弗報受役井井
新廟孔嚴作自馬侯侯之貴徵神啓道周匪驗今茲
事達甫悠何以知然惟政之由侯則有政神相其幽
永

記

李東陽

府馬金言元故淮南左丞余
嘗死血戰爲江淮保障及

三
一
降其城乃引刀自刎死并
卒無一辱於賊者其事甚偉當
事幽國公諡忠宣國朝洪武初
始建廟祀方公廟雖出蒙古而所居合肥青陽山
故宅亦有祠久不治惟漢紀信生於西充死於滎澤
唐許遠生於新城死於睢陽文天祥生於廬陵死於
柴市而今皆兩地竝祀若闕之精忠大節可方文許
幾諸紀氏蓋百倍過之而鍾靈毓秀之地不得爲郡
縣所祀子弟所仰其爲典亦甚缺請修葺舊祠秩諸
常祀復其世守之比於安慶以昭一代之盛詔曰可

於是重修殿寢堂室暨凡物所有事者令縣正官以歲春秋再致祭焉於戲綱常之道根乎天性具於人心無時與地而或間故居不必中國世不必正統忠臣義士往往有之漢唐宋之死節者代有其人而宋季尤甚說者以爲忠厚養士之報元之以大魁死者四人其他崇名應仕者後先相望忠宣公以一郡之

數萬人

用數萬之眾戰至於七十之多

歲至以

不失其正以死又能使一門

者千有餘人較功論烈尤大

綴猷傳典著爲律令以表

海世表

藍房成事

所戡定者亦不以君廢其
帝之道雖出於天而立教以
以見忠義之激於中者苟自

禪將之士雖包荒含垢而實有宋太宗范質之憾充
類至盡無異於武王封比干釋伯夷之義矣而況爲
其主而死於亂賊之手者寧不表之以爲天下教哉
然則忠宣之重表於今日者亦豈非詒謀示法之大
端哉族祖希邁先生與忠宣同舉進士分左右極
而唱名謝恩皆同班序雅相厚世所傳青陽集者先

生實序之而以不得效死爲忠宣愧東陽仰窺聖祖
之仁復有感於先世之誼因表其事且以風天下之
爲人臣者若忠宣之族里行績則見本朝所著元史
及潛溪宋學士傳爲詳博雅君子尚有考焉

閉水西關記

潘鏗

廬陽古重鎮自三國時爲吳魏之所爭至宋南渡立
中興

斗河爲濠宋乾道間郭振帥淮
之跨於河而立水關二我朝
西北濠石骨深二丈五尺正
等起所過屠城市焚廬

趙去壬申分兵渡河而南

廬州調兵食修武備設險要

募蹶張

且行至水關相其勢不可守謀

諸寨佐將

諸寨

諸寨

諸寨

諸寨

諸寨

諸寨

諸寨

諸寨

諸寨

諸寨

諸寨

諸寨

諸寨

諸寨

諸寨

諸寨

諸寨

有善郭氏術者亦曰水宜從龍今河勢穿中城而直
下堦與家謂之木破天心法所甚忌塞之便於是分
計用平板幹稱畚築畧基址揣厚薄量功命日不愆
長素高凡若干尺廣若干尺長如高之數而贏若干
尺不盈月而工告城濠水遶城外垣而悉會於咸武
門外之河更甃石脊如龜壘級以衛衝齧之患未幾

寇至果以備嚴不敢犯去僉謂不可無紀竊惟春秋
凡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爲
重事也故曰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又昏正而戒
事日至而畢時也鎡聞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
以灌平陽而晉陽之不浸者三版韋叡堰肥水以灌
今肥梁武堰淮水以灌壽春景雋欲堰泗水以灌彭

人志

然雞鳴山實源所自發當積潦

雷嗣是者尚時加葺以導其
居也公嘗持節交趾至今
有進白劾中貴人竟坐是

宿蠹鋤豪右
嫗煦小民

徐 鉅

陳地基崇而平頗爲佳勝予因其羨餘建樓其上廣
數楹高倍之制古而材樸八窗洞達俯視城堞工畢
予與僚宋暇時登臨南望鹿起龍眠一帶諸山東則
青陽浮槎西則雞鳴紫蓬煙霏雲靄岔涌出沒千古
之秘一旦軒豁呈露若爲予樓而設者可喜可駭萬
有不齊予方應接不暇或曰子登斯樓也樂乎可以

琴可以弈可以招賓客而縱遊觀也予乃愀然曰子
非惟不知予之樂亦不知斯樓之所由作矣古之君
子在廊廟則憂乎民在江湖則憂乎君吾今與爾秩
受三千石握虎符以司一方之民社一夫不獲實予
之辜憂邪樂邪登樓一望遐思悠然見農夫之耕也

手足沾體膚則思稼穡之艱難見織女之蠶也取

蠶之空虛擔簦躡屨抱布買絲

闔市之征寒煙衰草敗壁頽

心懷綏之政喘而汗喙而息

曲躬呻吟而仰首此無告

書

得之局

澤論乎

財惠之所由起也適以公

聰明不逮也假斯登眺以擴吾懷

塵垢藩籬既撤壅蔽不生是樓

之作固若民非若向風開襟乘月清嘯徒爲

逸樂之具而已子以爲樂不亦左乎吾惟思民之惠

斯民樂吾之樂覆照之下民情一有未舒將引領興

望惟恐吾樓之不登且頻也憂樂係乎民於斯樓何

與焉遂謝或者扁其樓爲思惠作思惠樓記

廬州府修城記

喬宇

國家統一海內兩京並置畿輔之郡郡有治有屬有

城郭封疆山川宅里人民政事則屬之守以總理之
佐若屬以分理之廬州古有舒地漢爲廬江國隋改
廬州唐宋以來因革不一我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
以其地襟喉淮右爲西南重鎮置廬州府因高爲城
濬深爲池美哉萬世金湯之利也乃正德丁丑夏某
月霪雨浹旬廬州城圯自某至于某以尺計者凡若
事自

僖文

城島

雨咎

其爲民上乎且雨陰象也洪
雨咎徵之應知士師尹有

易流其微亦易見修之
也遂大布令和民而城之圯
繕分番迭作聽政之暇躬蒞其

功告成雉堞垣墉雲擁山立郡視以雄而民視
以無恐郡人士聚觀其老者曰吾長斯地凡幾見其
圯圯而修矣修之而費溥而勤民以傷也吾斑夷猶
隱在焉少者曰自吾守之修此城吾不聞有持牒夜
呼以發吾眾里胥按籍以斂吾財者而固乃若此可
待以永矣太學生李信輩狀其事請紀其成予曰爲

政有體有要得其體要則簡而易暫勞而永逸此類
是也書曰有備無患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而莒
城不備春秋示警侯立先事之防以嚴無虞之戒知
所以爲政矣夫惡勞喜逸人情之常周之書役民者
曰丕作曰和會曰播民和今侯是役工巨利遠民若
之歡又思以之觀於其役驗於其政民必和矣諸
其他如
其

血孤慈幼除暴植良惟日不足
繕公署之類皆彰彰可書此
書之以侯來者有徵焉侯字

郁湖廣安都人

楊廉

建寧府城門之樓也郡有淮肥二水合
故曰鎮淮也言淮而不言肥
以江言之也宋乾道間少保郭振拓北城於淮水之
外而樓巋然中峙不與城俱徙遂改爲麗譙以至於
今而人之名之者仍不沒其初云弘治間郡守馬侯
復新壺漏鼓角於其上去之歲久與樓俱廢郡守龍
侯至之明年謂樓貯壺漏鼓角所以驗陰陽候昏曉
者在是所以警人心明號令者在是於郡政所係未

可爲末顧茲傾圯可委之誰於是度材鳩工撤而新之樓之高凡五十有二尺其楹則列於六簷則重以三規制雄偉氣象軒豁教官宋希睿呂廷爵洎舉郡學士大夫何欽張相袁濂等狀來請記原夫侯之爲此豈徒顯設於外而已哉昔張詠之守蜀寢室張燈通夕晏坐漏刻少差則必致詰人以爲神明黃震東

卷七

禹籟俱寂夜氣方清一心之間

流於陳搏黃氏所言根據乎

者吾知其此心必常惺惺

本於此豈特專事於外

景後進

事嘉靖

府張

有力法皆得書

家戊辰進士長沙攸縣人

其嘉靖壬午春以終其

李君秀歐陽君嵩蕭君子良推

協謀者若知縣劉君良能亦與

縣學田碑記

孫承恩

合肥爲邑地瘠而俗朴民非力田無他治生而其爲
士者則多無田往往生不給海陽潘侯恕以名進士
令茲邑振頽起廢政以漸舉而獨以士或以貧妨業
也思有以贍之然久之弗獲爲處越明年民有訟田

者田故籍於官歲遠湮沒欲得者輒起而爭屢易尹弗決侯疑之乃博訪父老得其實喜曰吾求所以贍而未得蓄姦長訟茲何爲也吾事濟矣乃具白當道請入其田於學仍計田之直捐己俸若干以償官田爲畝二百四十有奇歲斂所入貯於廩凡士之貧乏與婚喪吉凶之事量賙之紀其區至與租稅出納之

於養士而行之有五善正姦一
直三也費不擾民四也事必白
爲經常久遠之計意亦勤矣

子員萬鵬陳廷瑞來徵予

承流之義

於學校以待用而付其
後可無負也若潘侯者豈非賢

哉

也其盡如潘侯耶昔之令合

麗者亦不知幾人曾有如潘侯耶侯之惠諸士者甚
大吾不知諸士何以自處也夫食於人者逸食人者
勞士必求所以稱也乃若業廢於優游志溺於卑安
坐而食謂爲當然豈不仰媿賢令下慙羣氓哉而奚
可也夫攘魁奪雋獵取名譽可以階仕進而未爲道
德之務躋崇陟要馳騫富貴可以爲身榮而非佐理

之實士之事非靳爾也必也爲臣而忠爲子而孝出
則有以建立勳業處則可以表正風俗卓然爲世偉
人斯則國家所以養士之意侯之所以望諸士諸士
之所以自處而勉焉者也夫然後可以食茲田而無
媿矣嗚呼士也其懋哉系之詩曰有田膺膺連畛接
晉隸於公多允是匿承訛襲繆競者屢興厯歲莫

三

潘侯是主畀之學宮惠我多

不有潘侯疇恤我私侯語多

則汝懌侯語守者慎厥蓋

曷成匪訓曷述感勵奮

饌之功我作歌詩揚休無

院記

潘恕

名勝懷賢哲廬城東南濠之渚曰香花墩有宋
包孝肅先生書院對岸則包氏後裔家焉公旣爲之
立家廟俾其世享顧書院年久黝者或漫堅者或圯
乃卽其舊而新之書院據墩四面皆水南爲大門顏
曰包公書院門左右夾室各一間中門而北可十餘
步爲正堂三間肖孝肅遺像顏曰廬陽正氣東西爲

廊房各三間鳩工於己亥春三月不逾月而告成棟
宇翼如丹青煥如皆公經畫致用未嘗費民一財勞
一力也夫孝肅直道事君彌久而名彌光故自宋至
今禮秩者非一人然而情文兼備公私竝恤則未有
如我舜原公者蓋公尚友之心深有取於直清之節
而凡在公陶鎔之下者亦可以觀感而興起矣恕不

言
歲月云

張 袞

東北成化間復茲改建規制

縣人嘗議修拓而病於時

嘉靖辛丑高陽董君執中以

主寅慨茲學敝卽上其狀

以報可學之制有先師孔子廟

戟門有櫺星門其次有明倫堂

寔之在右爲兩序其左爲舍膳饗之館列置錯布視

其緩急以漸修舉加于舊觀偉甚又于櫺星門內作

泮池一架石爲梁周迴凡若干丈其下渟泓澄瀏若

造化者始泮清濁土臨其上咸思澡德焉前此所未

有也其爲費取諸帑羨佐以俸錢踰歲而告訖是爲

癸卯秋八月教諭羅君文輔訓導張君恕葉君尚德

爰命諸生蔚拱衛國等詣予請爲記予惟先王之建
國也教學爲先自天子四學以至黨序莫不有
教春秋合樂鄉射養老與夫受成獻馘訊囚之政亦
莫不一出於學所以育明德而觀達材也其至矣哉
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汎掃胡元干戈甫定卽詔天
下立郡縣學當夫首仗黃鉞一時合肥之產類多長
髮自餘通海而下伐叛獲醜顯有戎

人列于名臣世世享祀今天子
聖學宮大興猷畝之士於
近在王畿方千里之內

自秦漢以來
盛時武王既戡殷亂詩時邁
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

姓救國家保天命率由懿德之
士則士之責不歸重乎國家養士於學而得若人焉
以揆文教以奮武衛則禮讓興行禍亂不作文武合
一而全才出矣全才出而治道不其幸歟董君率作
之意有以也於乎學宮之敝也有司知修之懿德之
亡學之敝也而士不知修抱墳而嬉游于廟齒則謂
何哉是故觀威儀定吉凶也稽墳典敘志業也孔子

曰入於其國而其教可知也士可不因是以裨厥身
乎予聞董君治合肥尚賢敦齒去囂卽愿縣之人變
呻而謠若眊而瞭神采曠然賴新學宮之爲予得備
書焉以告合肥之人士俾知善政自教學始

肥寧橋記

張瀚

余始治廬值境內太褻發粟省畊禁糶販緩徵輸旣
行阡陌間見平疇千里遇雨則

此縱其流而不知止者也如
若而人使監水教以疏鑿三

是歲仍饑廬以小收

雞鳴諸山東下入巢當夏

勝勝建沒稼穡廬舍民且病涉余

周視之

其流而不知行者也如滂何爲之

建橋於

外路濠而束其勢啓水關故隄縱流

入城市以東注更建小橋濠西支流以殺其衝蓋自

大橋而北貫城而東各安小橋而西北十二透迤匯

於湖而水患息夫宜行而障也猶宜止而縱棄其益

者納其捐導其利者避其害灌漑有資浸淫無慮治

水有異術哉橋皆贊石大者爲三空廣丈有八尺高

三丈長十五丈三尺小者爲一空廣一丈有二尺高

一丈有三尺長三丈有五尺工料等費總若干緡官
給僅二一官主之民自備三二民主之民穴地得石
當其工之半無科擾督責之繁而事集經始於丙午
春申成於孟冬鄉大夫蘇原吳公聞之曰茲水爲民
患久矣至今而始寧肥民亦庶幾永寧乎題爲肥寧
橋予竊謂民生未易以寧猶水故曰防民者甚於水
壅壅

傳

唐言不可障也夏后氏治水曰

厯八載而謂無事云何率其

疏可鑿以水治水而已無

水之止也聚所欲其

國民而不與是寧民亦不
遷復廟無文而歸余獲得其一端之似而多所未及
邊書錄
當有諒余衷者同舉是事爲同
鎮楊賢重
懋若川推官孫慎合隄縣知縣歐
思賢陳其策丞聞嘉職簿李佩典史邢鸞監立義民
王朝舉孫鎰贊襄成功合併書之

重修潛山廟記

廬陽舊有潛山廟祀真人左元放先生前尹吳公欲
新之以行亟未逮予嘗閱道藏書及讀太平廣記固
知先生爲廬江人意必有遺蹟可尋比莅茲土聞其

著靈標異大爲地方造福雖千有餘載猶然游戲吳
魏時景狀也適廬州衛指揮同知褚時鳩工修葺煥
然一新正與余志合遂書其事以勒之石

張公遺愛生祠碑記

王錫爵

前廬郡太守元洲張公旣去廬之若干年累遷至今
爲大司空而錫爵閒從之南中得請業焉公子學爲

太儒

錫爵之生也晚不獲見公治廬

事蹟

時繙校隆慶初年章奏公時蓋

多事公所策虜寇虛實及亭

聖天子言朝廷嘗以璽書

凡拆之險者不足論康莊

襲錦公才位合符投牒解帶

而廟堂

贊不難不悚顧何有于治廬廬之

人即竊竊

張君視公亦何足爲公重也錫爵持

此言也以謂今太守張君張君曰子言則然抑吾見
廬人之德公如赤子之方乳于母其去也思焉情也
何言公輕重哉子強爲辭錫爵故習公至是以廬人
語乃益習公治廬事公爲政宏惠寬簡帥德自躬不
務爲亟亟取聲譽咸謂長者至於闢撥吏姦建設民
利繁然皆有條緒可世守而其績效則勤農興學寬

賦惠工最勤而著嘗按行城西水門觀濠源出其上游建輒而下歎曰民其病涉乎乃束而橋之引流出入於湖人大曰有鄭國之功大治廟學博士弟子以都觀講弦誦其中公親爲擊部發蒙人人得所欲去其入室高弟往往用明經崛起知名於時人曰有文翁之化歲比不登公以便宐斥俸開倉賑活饑民禱雨

事蹟

祀三應編連袂歌是也人曰有獄市禁切所司權酷爲姦利者誅之數千百計人曰有晉人以法至其有拮據刺

前公披

既罷悉

自是郡中肅清銖兩之姦落機牙而

寢者無算人曰有渤海之明蓋廬人爲錫爵言公如

此公既膏澤施廬人功見言信則天子以爲任公卿

使歷大省而稱舉至今官然於時次爲淹久少年後

起之士爭先用力勢機鍵以前薪目公公自若也先

是有同鄉貴人議爲公先容於嚴相所公笑謝之召

捕嶺南叛兵功未列上而爲他部引誦仆而起不形

公獄治之其黨關說

嘗都試講武會軍亂大譟甲而

好語而陰識視其桀黠尤不孫者

喜慍于色此又公磊行大節特立自信衮影寤寐中
而廬人豈能盡知之哉夫小人之智淺其求欲易厭
而嗜好易遷吏於其土者苟見痛疾能咻勞濁能理
祈請能致卽眷然私而德之欲其長遠無遷貿而惘
惘於其去如是止矣及日疏事往賢者遞至更令如
琴瑟之改弦快意順耳豈復思故轡哉夫潁川之政
趙子

擢姦撥亂乎而班史稱其民歌
爲韓長孺甫下車議變法於長
往其歌思也故嘗試論之程功
見私而君子難於爲繼夫

思之

常流於小人若是者神理

得書一切而辦也公去廬久而其

後志

據承用其法如今太守張君大忠

吳君

時君希有縣令胡君時化蓋教馴廬

民如公在時蓋錫爵前所言公磊行大節有出於世
吏之外者廬民不知而君子知之用相與封植甘棠
導揚緒美與人之誦勒之斯石於乎石可泐也公之
遺愛弗可泐也

周忠愍先生祠記

葉逢春

葉叔仁曰余讀廬陽志列忠節者自漢周平孫而下

迄於我明曹瑞卿屈指蓋三十一人瑞卿跡其行事
立列之剛直其二十八人皆以亂畧之頃激大義抱
忠憤而爲敵所殲者至以直言而斃則爲我朝周忠
愍李崇德兩公焉豈時當草昧則人心易激忠義慷
慨之士多而居常往往養位酣祿緘默株守之士眾
乎不然何死敵者餘什九而以直諫死者不什一邪
兩公考

略

斃於杖下崇德語在他傳中若忠

之兒童婦女無不嘖嘖蓋公被

刑稍屈曰吾死不足惜令忠義

人所稱君子人與蘇明允

悉也

其成殺身之仁而杜天下敢言

之思不

生靈計而非爲一身後區區之

各詎不賢者記尚缺公之孫弟子員於德因

蓬萊浦君以請蓋浦君以六安貳署肥事也余按忠

愍與瑾黨楊玉勘事弗阿弗徇瑾惡之遂罹此慘假

令忠愍少假之辭色縱不得其懽心亦可免禍而忠

愍不以彼易此里有富翁羣僮蓋日至摩踵以承之

其後至者則摩其摩者之踵一僮獨愕然而進長揖

與之坐語羣僮皆媿而驚走忠愍者其不摩踵之流

矣忠愍卽死而國家忠義之氣藉是以扶持而不墜
其功豈小補哉浦君爲此請者浦之先君以忤世廟
被杖尋卒於獄夫世廟之聖明不世出者於忠愍有
抑鬱未伸遽焉淪沒之旨如此而於浦公又如彼豈
日月之明或蔽寸雲而雷霆之威偶摧直木者乎君
有所感夫何所悲夫

城隍廟碑記

黃得功

義誠世運興衰國祚隆替實
立重鬼神與法度並嚴爲神
仙邪正是非得失關國家

必先成

力於神故奉牲以告之曰謂民力

之晉存

告曰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

也奉酒醴以告曰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

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

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明之不足而幽足以惕之陽

之不足而陰足以讐之是以有公無私有是無非有

正無邪而人心世道亦有得而無失有治而無亂余

奉命來鎮廬郡遍觀郊原雖繫寇氛之慘亦人事之

失宜有以禦之則見城垣頽謝宇舍邱墟人民逃散
官司失守是以士者廢業而農者失耕商者罷市而
工者輟技荒煙腐草之下煨燼瓦礫之場幾不知有
人民安知有社稷幾不知有法度又安知有鬼神所
以人心若狂世道不古趨邪趨亂而滅是滅公天乎
人邪焉能起鬼神而問之予因是觸於目傷於神慘

心亡

起一世之人心聳惕一時之聳
觀瞻者非入廟思敬無繇也

貌爰悚人心而數百載

差正勇營防勦鳳泗等

都督府左都督加三級黃

得功立

王 槩

始余聞公在廬部南城之香花墩墩隆然水中
徑以長橋旣隔摩翬復多叢篁高柳芙蕖葳蕤之屬
水木明瑟鳬魚上下頗極林野之盛也及客合州冬
晴多暇遂一往謁則早已五載水泉盡涸竹樹枯赭
橋半就圯入顧庭宇漫不掃除一若終歲無人踐履
因而慨歎者久之嘸公之生平笑比河清今歿且六
百年而猶霜殘露冽凡有禱祀畏其太聰明正直率

詣他所未敢撓觸則是神而聰明正直尚且牴牾斯
世何況於人乎顧余則有爲公辨者公以張方平故
致歐陽公有蹊田奪牛之語然終謂公孝行直節公
性固峭直實惡吏苛刻心甚嫉惡未嘗不推本忠恕
而世傳誅合州妖僧斷嘉禾吏手生理少婦力沈妖
皆包恢事考宋有兩包一爲孝肅一爲文肅文肅
包安

進道龍圖兩公姓同官同吏治剛
處孝肅紀載寥寥而於文肅政績
今則農夫紅女知有孝肅而不
於苛孝肅心存乎忠恕

竟國卒

言也非

良以孝肅

錄載孝肅公爲京尹杖吏

可欺以方觀仁以過歟余斯

主之禱祀誑愚俗而致矯誣也

亦僅搏激孤峻有霜肅而無露

滋者竊恐後之君子未善學公故特標舉公之通體
仁恕而敷歷中外垂三十年論諍蹇諤天子爲之改
容而禮人果如是居心公亦未嘗不可方駕歟孝肅
親歿廬墓終喪猶不忍捨爲古孝子父令儀分帥南
國卓有令聞鄉之父老當稍加修葺設置令儀木主
於別室庶爲孝肅神爽依止每值朔望就講三物以

教於鄉諒亦孝肅之所樂聞至來禱祀惟民之於國
子之於親分所當爲而稍設私心者幸悉如前之遠
望卻步無以余言視公過寬恐公又不爾矣孝肅宅
在郡城鳳皇橋墓踰城十五里是蓋其讀書處云

威遠亭記

熊文舉

志威遠亭記
乙亥春分守西門之事也古人一

何記以彰不朽而況戎馬生郊

呼當流氛逼豫江淮要地其

寇在目前猶然且信且

秦一年無有起而效

韓魂爽矣也傳廿日而賊至攻五日而賊遁此十
五日之中白刃鏖鏖戰鼓統統其獲一哺而枕戈交
睫者僅二十五日之晨賊被創擊鳥鼠散去之片刻
耳嗚呼忠義在人心激昂斯奮靈長在宗社呼吸皆
靈余輩所不慝睢陽血者鐘鼓實式臨之千百父老
子弟擐甲胄負羈勒以從之力耳余實憚人春夏以

來兀兀千仞以慈和集父老以謙讓遜上臺以左支
右掣給軍需以義爭有禮優士卒是哥白銷無心不
碎功則未也我勞如何且暮爲斯民視者幸天威之
早嚴俾氛祲之全消山高水清漠然復見太平之舊
烽火鼓鼙間異時之景不
爲余喟然而發歎者

主有山如螺浮於其中字
之工近建浮屠本形家
實主之余以老秋溯

學利

生草堂

學焉夫山卓立湖心孤
氣正蓄乃宅百家諸文
結盟藜火熒熒上沖霄漢予飲龍
趾步之外皆水非筏不通居民
醉龐外戶可以不開余笑語龍生是何必問津武陵
若使春來一棹經過桑麻楚楚四面桃花水天一色
正不辨山色之爲姥也少頃渡湖夜宿中廟廟在湖
濱樓峭起憑欄悵望湖郭水郭嵐光郭是出沒者
鳬鷗郭葉舟郭漁燈箇箇郭立而端詳所謂姥山者
是耶非耶余不能言其際矣乙亥記

[illegible]

